皇明紀略

兩湖麈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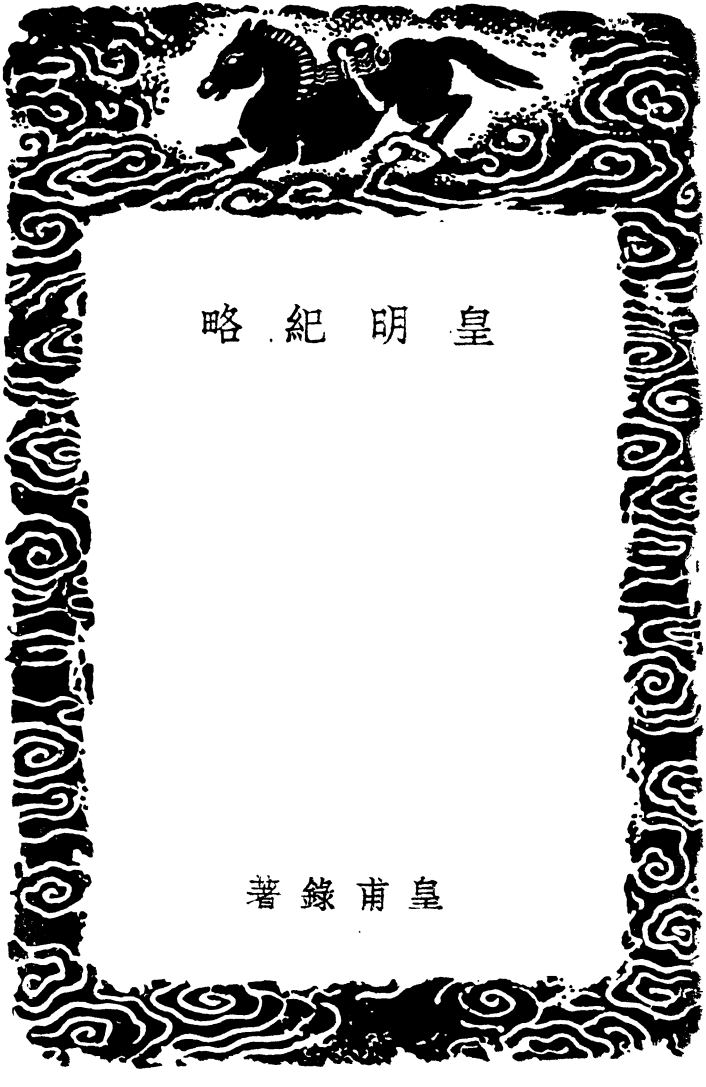
古穰雜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皇明紀略

皇甫錄著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五

皇明紀畧

長洲皇甫錄黃門著

後湖志國初天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計九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至弘治十五年則戶計九百六十九萬二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千八畝稅粮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畝零稅粮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如此則戶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開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派之徵無惟乎民之日困而偽

之日滋也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楊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亢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路乙巳春取寶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滁泗潁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北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北遁

清中原天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穢于夷狄者百年一旦取而復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　太祖幸臨軒八月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己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雄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　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丑昌隆為狀元或云

宋琮陳郛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錄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即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迁試初擬溥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為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棨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錄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璉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迁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錄可考而永樂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　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化遂以無為刑寬為首曰恭第三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前一夕　高皇夢蒼下有一釘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為汀之掌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　上憂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為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倫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舉為何名苕州志載程瑗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實楊賡登洪武己未科進士實任給事中賡任中都國學分教則與戊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璹榜璹崑山人續志者皆以列於狀元施槃之前歷考崑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璹者練

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潑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録載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舍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僉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宦官子弟也許泰江彬者武冒也周惠曙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右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虐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為太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　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為人訟於按使竟以賄脫嗟乎　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震蕩之時不能行于昇平安養之日能行於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紈袴之子惜哉

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遵例干進　上曰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年上命大學士楊士奇曰舜殛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珝亦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勑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繼祖為義惠侯妻婁氏為夫人繼祖蓋嘗割地以奠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啓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倫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目驕無志於用　太祖之法弛矣

子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録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省内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井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啓運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彦其規模洪遠矣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　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為敷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則我　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初史不可減建文中朝政與忠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　弘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華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蔬器而已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湖人也

唐尉遲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諡忠武蓋不但勇畧之似而功烈亦相侔也

正統中民間有輸穀一千二百石遣行人賫圖書旌義之表其門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誡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實八剌等送京師獻俘　太祖曰古者雖有献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構佐賣放隸卒上命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却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嘗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　孝宗極嘗之官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賜座後平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誥倪公岳藝公珊楊公守隨皆召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户部周公經禮部傳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即王公鑒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　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　皇太后壽旦賜麪聖節給宴賞鈔諸祀分胙而已

正德庚午太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上大怒逮瑾欲廷僑曰使僑入內乃知從遠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　上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下江人不得濫用

天順間李賢自郎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崇益自方面入為祭酒正
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郎署歷方面皆驟至內閣王
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笪穿壁四句為字式
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時為
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
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為貧　太祖命腐之以為不父
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為使內批還着李掌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冝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巳巳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絶甚瑾誅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禄寺凡供用內府醮祭果品俱用簇飣僦工其費厨役恒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　武宗所眷得賜殊服優寵嘗奉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雪樵尋被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外于　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　憲廟任為中書舍人

禮祭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　弘治間御史四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左極矜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振年幼百户常英奸惡肆志遂罷西廠至　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馬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初始革

朝廷缺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　章后內批云如何不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冊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

孫賢之句諸臣遂疑上注意於賢李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恤制三邊公率師大敗北虜乃悉命左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殺之竟莫能究徐參政翊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甘肅都御史許銘以減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鍵開白溝河鍵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氷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

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澌臣民駭覩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逵夜暢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樞選番僧善呪者戲之
武宗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抗之行央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輒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迓於是衆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廉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折色折色以鈔為準米一

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秉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 文皇識也

都太僕言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哥窑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答云此窑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以王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蓋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卞壼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圖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子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之食報則異　文皇靖難時有一瑞服建文抱帶赴火死此又與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粮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　惧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已乘逆鐺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鐺勢方熾永遽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鐺就擒永初出師奉勑乘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入列衛校俟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其治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處求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閤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厥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鞫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反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斂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芳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遂變制刻其所對策并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吏書劉公宇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恩之也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製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勑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何永為內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飽不用喂靴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靴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災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　武宗南巡故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於運數使然

菽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　太后常召入內見其容服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餙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肩輿呵從　太祖令人往刺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初襲　文皇既而降為　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寧江彬者俱被譴謫主事陸震行人李惠孟陽俱杖死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

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紞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録載而未備者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贓絹事訴瑾瑾按實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改易州幕官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擾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還宮竟莫測其故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讒言遣人囚湘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王具衣冠赴火死門宮皆從之見解公縉所撰神道碑文

宸濠之叛也上傳旨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揔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黃鞏陸震奏為陳言圖治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狠傲誕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數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之紿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　嘉靖初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責傷之疾發卒

正德巳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賊賤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太慶法王命吏礼二部便寫勑鑄印與他時予為儀部郎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災乙酉夏仁壽宮災

古人諡必有議諡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諡國初猶存公道如魯郎曰荒伊郎曰厲是已其後惟官尊者有諡諡定無改奪者古意蓋蕩然矣又官由翰林方得諡為文而劉公球諡忠愍以其節也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邵文莊公寶

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嘗聞印綬監一老內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楊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按條例國初鑄將軍印組有立虎伏虎卧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則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問革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鎮准復王爵自是求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朝廷震怒悉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數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阯以

書厚諷屠太宰鏞乃協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
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　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
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
自能警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即誤
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
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綵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正德間以時賜
百官穿紗羅紵絲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遏甚索水孰不可閣臣

有進瓜者　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然僅謫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　太祖喜曰有偪者在此坐蓋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堂特盛遂相傳為上言兆

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公長子龍已承蔭為國學生部以次子與進　上特改龍為中書舍人而以與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闇也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上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中道習儀止用鳴贊設樂而不作　引官曲躬斜行如導上禮百官陪祭者列銜籍中謂之集禧簿子嘗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栢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捻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錄言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野仙媿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駙馬井源等四軍禦

之王振勸　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至土木去宣來僅二十里以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遂被圍一五日　英一北狩古穰錄言朱勇兵敗於鷄兒嶺駕駐土木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冤見不行退圍忽傳起營南行就水未二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仍徧蒲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慧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一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荊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挾之人事皆天數與

京師有前侍郎衙衙前為吳香山人斲工也永樂間召建大內凡殿閣樓榭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子孫猶世二業　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為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斜封墨勅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疏言官論未寧忽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冤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應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為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太監廖某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勑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閹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闔惧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為李文正作也

逆瑾時文臣被闕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太宰屠公鏞時為御史奏曰夷人當宁喧譁似有不平合着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逆瑾當國惧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惧惟杖責耳於是首木笞捶之法日熾後悉以為例

永樂二年曾棨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瓌偉

之才文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君第一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尔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為私礼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始尽於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郡倅汝載為予言之郭胡至親也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遇上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諷問曰櫻桃小物道涂中何却耶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高皇帝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七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五年命太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国也七年使滿剌加國十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諸番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啞魯蘇門荅而南淳里榜葛剌錫蘭小葛蘭忽尔沒斯阿丹天方四十一国二十三年八月詔停止和與王景弘等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大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覽太倉費信作星槎勝覽

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　英宗賤作不果

李文達公言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

中官差遣政歸臺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萩園雜記謂諸事皆王振之功固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比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殆巡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蔭子入監必奏行禮部覈其事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之吏部　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　太祖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国

為建寧伯蔡沈為崇安伯貞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監并天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璽鳳翔隴州人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人不宜從祀遽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国子博士見周敘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　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　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甚定乘石水寨繼予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顧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黃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荆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国珍沂州王宣蓋都老保等處之兵遂息民於田里解縉統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四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友諒為偽漢張九四為偽吳明夏為偽夏方国珍為偽宋閻老楊公迁和性度褊偏然能任大事　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冗官百人於豪強烈焰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礼不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禄千五百石者

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華允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允言而允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国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布衣

景字書作昺永樂中崑山夏太卿景於文淵閣寫經　文皇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簡茂舉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

国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面命

國初定百官朝賀礼儀贊礼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醫學正科尋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

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今制新科会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　太祖於至丙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国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二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大統曆於百官進内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屏議用紙數本色拆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輸往子嘗論之

宣宗製歷代臣鑑外戚事鑑二書既成即以賜勳戚臣俾昌勑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礼書吕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顕戮其家属物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宥為民

交阯國王被繫入中國以詩謁藩臣曰吾入中華大邑州夷邦焉敢謁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衡陽邊塞遠雲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文明之

祥上悦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參軍舍孫知往昆陵段銓家取截

江綱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敬之聶王平户臣即王孳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騷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覃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録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奏議論邵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阯郡國初其主陳日烓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犛殺其嗣子煜而立已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諭弗悛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已盡願復交阯為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阯館又

聞朝鮮國李氏亦為陪臣所篡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碁呼為韓長　文皇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什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黜居吳后幽宮生　孝廟而卒吳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宮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吳后幾欲復之抑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親召問之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　憐之復其官為錦衣百户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吳夔劉瑾欲焚之以滅

述執政曰吳嘗毋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葬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
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視郡王各減半支後
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
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
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礼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
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
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
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
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襄忠貞公初名瓊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獎

賚一日問汝寰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璁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德蓋不侔矣

户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嘉勞再四賜宝鈔龍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大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嘉靖壬辰北虜犯邊劉太卿棨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戍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貶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記勅在内閣四十餘年

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輦下乃出為參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昌嘗有是邪

年號祀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蜜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入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多有議者奪於　仁壽竟不行　仁壽崩上召內閣屏內臣密語

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壙中隔道合于一旦曰此　先帝意也可
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　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充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逵官荅曰吾不知
利害但聞國初有勝尚書者曾建此議　高皇怒其變亂黃冊腰
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
詔不顧也吾長洲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
大受其害而高鄉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
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米三石六斗七十而上全折花銀每銀
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
焉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土折米
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

民今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法户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寃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

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俛私變均徑則例又擅革撥逓夫役召内閣曰陸俛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徑則例減舊制夫役劉公健對曰均徑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興利豈可罪之乎　上曰已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懲今府縣往往遵詔亂法更賦變徑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糾舉者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礼監前去耳閹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正統庚辰户部尚書黄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

之官以憲臣為之賜爵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參懋莆田人錄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六寧波郡守王公璡山東日照人聞變造戰艦將完　文廟已入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荅曰由海道趨瓜州以截來路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參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

明洪武元年正月慧出昴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　張太后崩權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詡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礼部六尚書為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勑今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勑而已

國初命百官札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中霤竈井四品以上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門竈二神命為令

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深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襪烏舄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袂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翼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唐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玉者西安府鄠縣人也粮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

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須律之時執為前後也

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為元士繼又以六科為士之本源又改為士源後仍改為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夭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甁為同輩所發　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豎有寵舉膳時或令俯窗作犬狗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污其褻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邪中外度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健疑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　陛下宥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謂狂邪徒出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　深罪止令覆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太極論上嘗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

其能乎

文恪公言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閻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国於長沙將之国閻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伺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国簒兵反　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隍塹而死　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　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磯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甚宏麗因呼為樣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艘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粮一百萬石由會
通儹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瑺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弟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　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蕪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養子女壻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壻事載功臣錄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璩臨汝人仕　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璩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

中書舍人許應會試如弘治之屠徑是也亦許應卿舉如成化之吕
鸞是也教官登第者尤多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終

兩湖塵談錄

許浩著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五

兩湖麈談録

許浩著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覩史之暇因隱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傳魏衞相澶磁也今大

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莫平薊嬀檀也今順天府并衡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省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省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蕩而芟夷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厉階也嗚呼万世之炯鑑哉

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為三公加于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太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国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膳中書舍人古掌中書省掌行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

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深有未安嘗考典籍

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后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国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滙太湖大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

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飽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宜與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礙則常之宜與武進湖之為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潘吳淞曰茅之閘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崐山可無水患

永樂戊申靖公治之

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

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

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

嘉靖中李尚書充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抉剔之蠹弊往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辱言其中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泯沒不傳而奸憸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　國家置直文淵閣事者近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尚書璞苗學士衷高文毅公穀馬學士愉曹文襄公鼐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文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鉉江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修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翊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江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鏊劉冢宰宇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

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傅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
鼎臣李少保時其止司　誥勑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
定公春李宗伯遜學右少保璇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
係於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澄波萬頃右則
鍾山蒼翠蓊鬱三法司在於湖之濱去此一里餘漸就空曠
洪武初開国元勳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修置營城之整飭者惟中
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
所殊為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haha為畦圃併遺迹而
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俎豆之人而百五十年已
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蕪穢不治

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

袁忠徹尚寶丞常送玉子也相術名天下送玉能先識　成祖于潛邸即用是貴顯于時其道人貴賤禍福多奇中

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後果然人益神其術云

駙馬都尉公景和京師人

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夕視象嘗課以對聯句御溝氷泮聞流水鄔郎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期歲公主下世蓋其讖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

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盛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嫁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

國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怙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不具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尔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内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多事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

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啣之諸于內衆為公
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誰為侍郎輿且訊以近
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温　旨慰之曰尔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
使陳公選道學名流
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
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
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
罪疏入留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　上以疏
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培植愛護　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
令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
御之言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鞫公
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泣詔獄者曰
尒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于朝得還任
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參事獨持風采不畏強禦楊文敏公家人有犯
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
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
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詖其怒

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徵在

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牟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牟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牟玉之後復有如牟玉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　慈懿太后上仙　內旨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　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　慈懿之葬域遠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理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　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雖賴　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寧伯雖尚權謫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邊詩也父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謫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胷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伺顛倒才智自為捭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弦都憲深

天順中視院篆剛悻自用馭其屬甚嚴一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啓齒韓公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

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于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　太祖高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　成祖命新城侯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遏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通遊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氷合不多讓也

楊荊憲繼宗風飭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二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和易廣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

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匪敢暮夜及門者縣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處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洽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二營軍士多彼占役勇士投充太濫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父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

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于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螃蠏一身雖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

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　封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俱鳴宝
鏃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
餘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温公像求潛翁
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　按亭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
之在野公之耳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
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
掄魁之才已而禮闈迕對果占首選
九三法司讞獄必令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襲也
成化間黃賜堂膺此令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敏公賤求為廷尉二公
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九與人弟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鬬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仁和尹岳官煩不職時猶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行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飢人多相公去行行仁政稱自双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青難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問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氏叠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昭令中外民疲財困必異叠見何以用兵且敎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氏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衆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有夷曰思叠越金沙江界處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鄉議撫之便孝

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肅吳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玉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忽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一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干崖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深不可騎乃批荊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瀕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徒步涉晦淖迷蹈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僅一舍霧下沙晦淖迷蹈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瀨去金沙江僅一舍君妾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　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

持長槊勁弩籌機而環之數重有譯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
柰何父此君曰尔譯雖微者亦世受國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因
接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
見志思曇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
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勑榜且與語大畧先叙
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
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桑
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矣是夏
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一級餘功俟覈以録
衆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西陲四川榮政又一年
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

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

古穰雜錄

李賢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及紀錄彙編皆收有此書紀錄本較佳故據以影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三

古穰雜錄摘抄

李賢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其嘗欲從游以官執弗果斯人疏于處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

歸田里以謝天譴進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用求討輓詩數月延緩哀戚之情甚畧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

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爲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參議不以爲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爲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爲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

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韈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韈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汙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汙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汙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名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初宣廟崩　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

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淫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淫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濯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　勑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

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鐺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鐺不得已而起座自拾鐺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鐺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

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弗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若有觸其怒者則不可免也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

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胡儼爲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

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皐陶爲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冤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豈不謬哉如此辯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

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而去于今果驗蓋知者嘗見于未然弘茂有焉爲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心勝以故未至卿佐區區

獨加敬焉爲以贈其去至今不忘也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之貧不堪者甚爲所逼于是鄧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擅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吐三日

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卽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猖獗　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

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一竣即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罷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衰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

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屍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鵝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

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鬬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莫國公爲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爲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于撲滅　宣廟以此愈重

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于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于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沒于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爲人寡言咲簪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

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鬬志人馬饑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鸞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懼不寧賴今上皇帝以大弟即位尊兄爲　太上皇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矣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

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于心安乎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　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

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的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上擦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的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銃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

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躧若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于四層後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之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

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其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說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鬧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撦他行

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邦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的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的上天發怒降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

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

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羙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回而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謝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

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

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入材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卽依振意

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言捽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屍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爲中官洎之可爲附權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爲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

部不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爲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撦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此少之然亦名卿材大夫之流也

都御史洪英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爲文選主事辭藻新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陞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未曾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泊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　朝廷不及察而

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眞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咲于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參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名拜地官與論懽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過少變于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爲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

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攜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問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嘉之

陳鑑爲人忠厚端謹爲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餘年見其美鬚髯呼爲鬍子爺爺每還朝必遮

道送之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但其心仁恕流爲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爲長者以疾致仕識者美之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於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恠以爲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效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

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由偷惰不二年俱有恒産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宦官王振捕之下獄棰箠幾至於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

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墊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矣又以書罵之墊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台爲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没於士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爲人疏通俊

爽初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脩舉子業遂登進士弟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匏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最詳殆及萬言遂爲狀元刑十人之後方及子欽歷其貧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岸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弟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岸霍岸士子爭之不釋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多乃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說詳大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於世

襄城伯李隆丰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

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於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名來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只待舊衣之乾後爲御史獨振水蘖之聲用當道者薦爲浙江

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菜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廩米時值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

之及居臺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而以臬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爲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貪風嗟夫今之仕途中若此真鳥中之孤鳳也

處士吳夢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日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

曰先生父執也若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閭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既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于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胸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

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咲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偉温州人魁梧端重爲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闔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

後遷運使于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垂白在堂屢乞致仕終以輭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往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鑑自比而物形莫遁妍醜自分必詢訪于前方能如此自謂黜退者庶幾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示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寧失于寬況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

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權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慍也第以于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於私何以自解及觀寃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擒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

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也不止于爲勇將而已威振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然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衞有司無不畏服一出境邊衞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爲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

或獲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

事中奏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意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廢學恒以不若人爲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爲萍鄉丞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爲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爲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爲御史出色見重于

閣老薦副臬司壽遷方伯江西人畏而愛之及在戶部聲名益著爲人爽愷變通和氣溢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寬亦繼爲御史宏子鈍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地閥閱無出其右也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爲巡檢得異術能煑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爲之雖中官至卿者亦不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着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勑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平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於本朝爲巨擘側於宋

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不以造門者舉之甚至入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順菴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其于詩文有作即刊況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爲贊繫于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于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咲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晉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士奇晚年泥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以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卽改之子稷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者卽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而有奏其人命已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